

劃時代的佛學思想家

釋傳印

福嚴佛學院第八屆

「人生七十古來稀」，又聞「林中常有百年樹，世上難遇百歲人。」在劃時代巨輪中具有獨到的佛學思想者，於今日已所剩無幾，印順導師即是其中成就卓越的一位。雖然自己謙卑地說是「在雪地裏撒種的痴漢」，但能對浩翰如海的三藏理出頭緒者，可說從隋唐以來少有幾人之一。

一、佛法的如實相

從佛學的深邃處來說，導師的思想是孤明先發，獨見忤眾；又獨具慧眼明白的指出所謂大小乘之諍，乃為部派聲聞佛教與初期大乘之別，而絕非原始阿含聖弟子的分野，此乃根據龍樹菩薩所作的理據。同時導師之思想的啟發者應源至於龍樹菩薩而來，這在其著作中一一能詳見，如《佛法概論》自序中所題及：「關於佛法，我從聖龍樹的《中觀論》，得一深確的信解：佛法的如實相，無所謂大小，大乘與小乘，只能從行願中去分別。緣起中道，是佛法究竟的唯一正見，所以阿含經是三乘共依的聖典。當然，阿含經義，是不能照著偏執者——否認大乘的小乘者，離開小乘的大乘者的見地來解說的。」

此明白揭示佛法的修學次第應先由原始聖典著手，逐漸來窺見佛法大義，進而發心、發願求無上菩提。在《阿含經》中，佛所說的「緣起中道」，次第就是「先得法住智，後得涅槃智」，在內容上透徹地闡發佛法的正知正見，與印度婆羅門教的思想——輪迴說；無、有說；三有（天地空）說等，完全分庭抗禮。如不回到原始聖典了解佛陀修行的教說，實難提綱挈領深入佛之知見，此可見於新時代佛教之徒，逐漸走入哲學論理及繁瑣邏輯辯證的偏執之因。

另外，提到導師認為《中論》的空義是發源於《阿含經》緣起中道而來，一般都認為是根源於《般若經》而來，這連古代印度論師亦同樣有此見解，但導師從《般若經》與龍樹論中爬梳一些端倪，此是前所未有的深見。這不能說是故意的與眾不同，而是本著漢傳珍貴的三藏文獻及巴利五尼柯耶中，細心尋根咀嚼後而發見的。如在《空之探究》後章所云：「《般若經》與龍樹論，公認為著重於空義的闡揚，以一切法空為究竟的。在根本大義上，《般若經》與龍樹的《中論》等，當然是一致的；但在方法上，我以為：龍樹菩薩本著大乘深遠廣博的理論，從緣起性空的正見中，掘發《阿含經》的真義。…《中論》是《阿含經》的通論。《中論》確是以大乘學者的立場，確認緣起、空、中道為佛教的根本深義。…掘發《阿含經》的緣起深義，將佛法的正見，確樹於緣起中道的磐石。」

此一論述讓埋藏於漢傳三藏的「四阿含」有了正面的定位，也讓大乘般若中道義確立了法源，更使南、北二傳的相互鄙視能淡而化之，彼此尊重。同時亦對北傳初期漢譯經典給予至高的肯定，進而從中窺見佛教在印度歷史發展的軌跡，如云：「我確信，華文聖典——代表不同部派的經律，比之巴利聖典（屬於一派）的單一性，應有更多的比較價值。所以從種種華文經律與巴利聖典的比較，以窺見其次第發展的過程。」因此，漢傳佛弟子不應獨有而傲視，亦不應受時代的迫害而妄自菲薄胡亂鑽營，應努力於三藏的吸收與發揚。此記於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中所題：「聲聞乘的經與律，華譯所傳，不是屬於一派的；在印度大陸傳出大乘的機運中，這些部派的經律，也更多的露出大乘佛法的端倪。所以，惟有重視華文聖典，研究華文聖典，對於印度佛教史上，根本而又重要的大問題，才能漸漸的明白出來！」

導師指出，從探究北傳漢譯三藏中，可以了解印度歷史的演變軌跡，以及佛教的發展情形，如此才能於盤根錯節裏統攝截取佛法精髓。所以導師提出自己修學佛法所得真誠心得，給予後來修學者一個明晰之路，同時在這大時代發展的佛教中成為懷質抱真之領航者。

二、為學與處事

從人生的歷練來說，導師無些許的驕傲，對別人給予的讚歎皆淡而化之，進而謙卑的把自己不足之處呈顯出來，願意接受別人的批評。此可從《平凡的一生》一書得見：「從完整的人生來說，我是缺點太多了的。以知識、能力來說，我是知識的部分發達，而能力是低能的，沒有辦事能力，更沒有組織的能力。從知識、感情、意志來說，我的知識是部分的，但以自己的反省來默察人生，所以多少通達些人情世事，不會專憑自己的當前需要，而以自己的見解為絕對的。我不大批評人，而願意接受別人的批評。」

從生活當中時時作反省及洞察行為的偏失，進而由別人的批評中增長自己的福德與智慧，即就是不好大喜功亦不憤世嫉俗，常保持穩定於佛法中道正見的一顆悲智之心。此可作為我們後學待人處事及修學佛法達觀進取所應學習的態度。

導師為學的態度，乃本著挽救漸趨於衰頹只求度亡的中國佛教，給予導正的機運。因此延續太虛大師的「人生佛教」而提倡「人間佛教」。依人菩薩行，發心發願，以正見為先導，依正見起正行，內則淨化身心，外則利濟人群。不否認個人修行的經驗，亦提倡依現實人間苦難而相互幫助，進一步於擴展利他中完成菩薩行願，並且不以鬼怪神化混淆佛法知見。「願意理解教理，對佛法思想（界）起一點澄清作用。」、「從經論所得來的佛法，純正平實，從利他中完成自利的菩薩行，是糾正鬼化、神化的『人間佛教』。」此為導師所確立的人菩薩行，這似乎近於儒家中庸之道，但其初發意在於悲願與智慧，此如所提「福德與智慧齊修庶乎中道，嚴明共慈悲相應可謂真乘。」

三、對僧眾的期望

導師對僧眾寄於厚望，主要還是僧眾的和合，共同勸勉修學辦道，依律生活，不作流俗而奇異怪相，破壞僧團形象。如導師說道：「我認為，不管捨身護法，做個知事僧；或弘傳三藏教典；或推行深入淺出的通俗佛教；或專門自己修持，皆無不可。唯獨不希望大家去做那瘋顛的神秘僧，或是文人雅士型的詩畫僧。」對於現代佛教的僧眾，導師期許出家者要發大心、勝心、堅固心、長久心來住持正法。年輕的學僧有美夢的理想去追求，難免有一股

熱誠的衝勁，這並非不好，但要避免作起事來不穩定，遇到困難或不稱意較易退失初心而墮落的情形。對此，導師以和太虛大師相處辦學的經驗中所得的心得來提醒後學者，如說：「…最要緊的，大家發心，要發大心、勝心、堅固心、長久心，不要因有一點困難或不如意的地方，便自甘放棄，自甘墮落。從前太虛大師曾慨歎說：傳統佛教太過守舊，不圖改進，而受過佛教新教育的，卻因住了幾年佛學院，學得一些東西，便眼高一切，處處看不順眼，似乎除了辦學校，辦雜誌以外，簡直沒有他底去處，於是不少退失初心而墮落了。這當然是不成的，所以我們發心修學，首先應抱著為眾生為佛教的決心，不可從自我方面去著想。同時對於佛教的情況，亦應有所認識，自己量力而行，將來能夠做什麼，就盡心盡力去做。」

青年學僧應本好學佛法之心，深入三藏探索佛法真義，常懷著佛陀悲憫苦難眾生之心為先，實踐佛陀遺教。

四、結語

在導師博學多聞而浩瀚的學理思想中，末學也只能說是如滄海中的一滴般解得隻字片語。在此人天歡喜的百歲祝福裏，信筆塗鴉幾許心中的感懷，聊表寸心。最後，祈願導師：福壽廣增延，住世利人天！